

## 第七回 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

##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

【蒙：苦尽甘来递转，正强忽弱谁明？惺惺自古惜惺惺，时运文章操劲。无缝机关难见，多少笔墨偏精。有情情处特无情，何是人人不醒？】

题曰：十二花容色最新，不知谁是惜花人？相逢若问名何氏，家住江南本姓秦。

话说周瑞家的送了刘姥姥去后，便上来回王夫人话。【甲戌侧批：不回凤姐，却回王夫人，不交代处，正交代得清楚。】谁知王夫人不在上房，问丫鬟们时，方知往薛姨妈那边闲话去了。【甲戌侧批：文章只是随笔写来，便有流离生动之妙。】周瑞家的听说，便转出东角门至东院，往梨香院来。刚至院门前，只见王夫人的丫鬟名金钏儿【甲戌侧批：金钏、宝钗互相映射。妙！】者，和一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儿【甲戌侧批：莲卿别来无恙否？】站在台阶坡上顽。见周瑞家的来了，便知有话回，因向内努嘴儿。【甲戌侧批：画。】周瑞家的轻轻掀帘进去，只见王夫人和薛姨妈长篇大套的说些家务人情等语。

周瑞家的不敢惊动，遂进里间来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总用双歧岔路之笔，令人估料不到之文。】只见薛宝钗【甲戌侧批：自入梨香院，至此方写。】穿着家常衣服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好！写一人换一副笔墨，另出一花样。甲戌眉批：“家常爱着旧衣裳”是也。】头上只散挽著鬟儿，坐在炕边里，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呢。【甲戌侧批：一幅《绣窗仕女图》，亏想得周到。】见他进来，宝钗才放下笔，转过身来，满面堆笑让：“周姐姐坐。”周瑞家的也忙陪笑问：“姑娘好？”一面炕沿上坐了，因说：“这两三天也没见姑娘到那边逛逛去，只怕是你宝兄弟冲撞了你不

成？”【甲戌侧批：一人不漏，一笔不板。】宝钗笑道：“那里的话。只因我那种病又发了，【甲戌眉批：“那种病”“那”字，与前二玉“不知因何”二“又”字，皆得天成地设之体；且省却多少闲文，所谓“惜墨如金”是也。】所以这两天没出屋子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得空便入。】周瑞家的道：“正是呢，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儿，也该趁早儿请个大夫来，好生开个方子，认真吃几剂，一势儿除了根才是。小小的年纪倒作下个病根儿，也不是顽的。”宝钗听了便笑道：“再不要提吃药，为这病请大夫吃药，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银子钱呢。凭你什么名医仙药，从不见一点儿效。后来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，【甲戌侧批：奇奇怪怪，真云龙作雨，忽隐忽见，使人逆料不到。】说专治无名之症，因请他看了。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，【甲戌侧批：凡心偶炽，是以孽火齐攻。】幸而先天壮，还不相干。【甲戌侧批：浑厚故也，假使颦、凤辈，不知又何如治之。】若吃寻常药，是不中用的。他就说了一个海上方，又给了一包药末子作引子，异香异气的。不知是那里弄了来的。他说发了时吃一丸就好。倒也奇怪，吃他的药倒效验些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卿不知从那里弄来，余则深知是从放春山采来，以灌愁海水和成，烦广寒玉兔捣碎，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者也。】

周瑞家的因问：“不知是个什么海上方儿？姑娘说了，我们也记着，说与人知道，倘遇见这样病，也是行好的事。”宝钗见问，乃笑道：“不用这方儿还好，若用了这方儿，真真把人琐碎死。东西药料一概都有限，只难得‘可巧’二字：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，【甲戌侧批：凡用“十二”字样，皆照应十二钗。】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，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，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。将这四样花蕊，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，和在药末子一处，一齐研好。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，……”周瑞家的忙道：“嗳哟！这么说来，这就得三年的工夫。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，这却怎处呢？”宝钗笑道：“所以说那里有这样可巧的雨，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。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，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，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。把这

四样水调匀，和了药，再加十二钱蜂蜜，十二钱白糖，丸了龙眼大的丸子，盛在旧磁坛内，埋在花根底下。若发了病时，拿出来吃一丸，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未用黄柏更妙。可知“甘苦”二字，不独十二钗，世皆同有者。】

周瑞家的听了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真坑死人的事儿！等十年未必都这样巧的呢。”宝钗道：“竟好，自他说了去后，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，好容易配成一料。如今从南带至北，现在就埋在梨花树底下呢。”【甲戌侧批：“梨香”二字有着落，并未白白虚设。】周瑞家的又问道：“这药可有名子没有呢？”宝钗道：“有。【甲戌侧批：一字句。】这也是那癞头和尚说下的。叫作‘冷香丸’。”【甲戌侧批：新雅奇甚。】周瑞家的听了点头儿，因又说：“这病发了时到底觉怎么著？”宝钗道：“也不觉甚怎么著，只不过喘嗽些，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以花为药，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来者？诸公且不必问其事之有无，只据此新奇妙文悦我等心目，便当浮一大白。】

周瑞家的还欲说话时，忽听王夫人问：“谁在房里呢？”周瑞家的忙出去答应了，趁便回了刘姥姥之事。略待半刻，见王夫人无语，方欲退出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行文原只在一二字，便有许多省力处。不得此窍者，便在窗下百般扭捏。】薛姨妈忽又笑道：【甲戌双行夹批：“忽”字“又”字与“方欲”二字对射。】“你且站住。我有一宗东西，你带了去罢。”说著便叫香菱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二字仍从“莲”上起来。盖“英莲”者，“应怜”也，“香菱”者亦“相怜”之意。此是改名之“英莲”也。】只听帘栊响处，方才和金钏顽的那个小丫头进来了，问：“奶奶叫我作什么？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这是英莲天生成的口气，妙甚！】薛姨妈道：“把匣子里的花儿拿来。”香菱答应了，向那边捧了个小锦匣来。薛姨妈道：“这是宫里头的新鲜样法，拿纱堆的花儿十二支。昨儿我想起来，白放著可惜了儿的，何不给他们姊妹们戴去。昨儿要送去，偏又忘了。你今儿来的巧，就带了去

罢。你家的三位姑娘，每人一对，剩下的六枝，送林姑娘两枝，那四枝给了凤哥罢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妙文！今古小说中可有如此口吻者？】王夫人道：“留着给宝丫头戴罢了，又想着他们。”薛姨妈道：“姨娘不知道，宝丫头古怪【甲戌侧批：“古怪”二字，正是宝卿身份。】著呢，他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可知周瑞一回，正为宝菱二人所有，正《石头记》得力处也。】

说著，周瑞家的拿了匣子，走出房门，见金钏仍在那里晒日阳儿。周瑞家的因问道：“那香菱小丫头子，可就是常说临上京时买的，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丫头子么？”金钏道：“可不就是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出明英莲。】正说著，只见香菱笑嘻嘻的走来。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，细细的看了一会，因向金钏儿笑道：“倒好个模样儿，竟有些象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儿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一击两鸣法，二人之美，并可知矣。再忽然想到秦可卿，何玄幻之极。假使说像荣府中所有之人，则死板之至，故远远以可卿之貌为譬，似极扯淡，然却是天下必有之情事。】金钏儿笑道：“我也是这们说呢。”周瑞家的又问香菱：“你几岁投身到这里？”又问：“你父母今在何处？今年十几岁了？本处是那里人？”香菱听问，都摇头说：“不记得了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伤痛之极，亦必如此收住方妙。不然，则又将作出香菱思乡一段文字矣。】周瑞家的和金钏儿听了，倒反为叹息伤感一回。

一时间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后头来。原来近日贾母说孙女儿们太多了，一处挤著倒不方便，只留宝玉、黛玉二人这边解闷，却将迎、探、惜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小抱厦内居住，令李纨陪伴照管。【甲戌侧批：不作一笔安逸之笔矣。】如今周瑞家的故顺路先往这里来，只见几个小丫头子都在抱厦内听呼唤呢。迎春的丫鬟司棋与探春的丫鬟侍书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妙名。贾家四钗之鬟，暗以琴、棋、书、画四字列名，省力之甚，醒目之甚，却是俗中不俗处。】二人正掀帘子出来，手里都捧著茶钟，周瑞家

的便知他们姊妹在一处坐着呢，遂进入内房，只见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围棋。周瑞家的将花送上，说明缘故。二人忙住了棋，都欠身道谢，命丫鬟们收了。

周瑞家的答应了，因说：“四姑娘不在房里？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。”丫鬟们道：“在这屋里不是？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用画家三五聚散法写来，方不死板。】周瑞家的听了，便往这边屋里来。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【[即馒头庵。]】的小姑子智能儿一处顽笑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总是得空便入。百忙中又带出王夫人喜施舍等事，可知一支笔作千百支用。又伏后文。甲戌眉批：闲闲一笔，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。】见周瑞家的进来，惜春便问他何事。周瑞家的便将花匣打开，说明原故。惜春笑道：“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，我明儿也剃了头同他作姑子去呢，可巧又送了花儿来，若剃了头，可把这花儿戴在那里呢？”说著，大家取笑一回，惜春命丫鬟入画【甲戌侧批：日司棋，日侍书，日入画；后文补抱琴。琴、棋、书、画四字最俗，上添一虚字则觉新雅。】来收了。

周瑞家的因问智能儿：“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师父那秃歪刺往那里去了？”智能儿道：“我们一早就来了，我师父见了太太，就往于老爷府内去了，叫我在这里等他呢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又虚贴一个于老爷，可知尚僧尼者，悉愚人也。】周瑞家的又道：“十五的月例香供银子可曾得了没有？”智能儿摇头儿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妙！年轻未任事也。一应骗布施、哄斋供诸恶，皆是老秃贼设局。写一种人，一种人活像。】惜春听了，便问周瑞家的：“如今各庙月例银子是谁管着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是余信【甲戌侧批：明点“愚信”二字。】管着。”惜春听了笑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他师父一来，余信家的就赶上来，和他师父咕唧了半日，想是就为这事了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一人不落，一事不忽，伏下多少后文，岂真为送花哉！】

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儿劳叨了一会，便往凤姐儿处来。穿夹道从李纨后

窗下过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细极！李纨虽无花，岂可失而不写者？故用此顺笔便墨，间三带四，使观者不忽。】越过西花墙，出西角门进入凤姐院中。走至堂屋，只见小丫头丰儿坐在凤姐房中门槛上，见周瑞家的来了，连忙【甲戌侧批：二字着紧。】摆手儿叫他往东屋里去。周瑞家的会意，忙蹑手蹑足往东边房里来，只见奶子正拍著大姐儿睡觉呢。【甲戌侧批：总不重犯，写一次有一次的新的样文法。】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：“奶奶睡中觉呢？也该请醒了。”奶子摇头儿。【甲戌侧批：有神理。】正说著，只听那边一阵笑声，却有贾琏的声音。接着房门响处，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，叫丰儿舀水进去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妙文奇想！阿凤之为，岂有不着意于“风月”二字之理哉？若直以明笔写之，不但唐突阿凤身价，亦且无妙文可赏。若不写之，又万万不可。故只用“柳藏鹦鹉语方知”之法，略一皴染，不独文字有隐微，亦且不至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。所谓此书无一不妙。甲戌眉批：余素所藏仇十洲《幽窗听莺暗春图》，其心思笔墨，已是无双，今见此阿凤一传，则觉画工太板。】平儿便到这边来，一见了周瑞家的便问：“你老人家又跑了来作什么？”周瑞家的忙起身，拿匣子与他，说送花儿一事。平儿听了，便打开匣子，拿了四枝，转身去了。半刻工夫，手里拿出两枝来，【甲戌侧批：攒花簇锦之文，故使人耳目眩乱。】先叫彩明吩咐道：“送到那边府里给小蓉大奶奶戴去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忙中更忙，又曰“密处不容针”，此等处是也。】次后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谢。

周瑞家的这才往贾母这边来。穿过了穿堂，抬头忽见他女儿打扮著才从他婆家来。周瑞家的忙问：“你这会跑来作什么？”他女儿笑道：“妈一向身上好？我在家里等了这半日，妈竟不出去，什么事情这样忙的不回家？我等烦了，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请了安了，这会子请太太的安去。妈还有什么不了的差事，手里是什么东西？”周瑞家的笑道：“嗳！今儿偏偏的来了个刘姥姥，我自己多事，为他跑了半日，这会子又被姨太太看见了，送这几枝花儿与姑娘奶奶们。这会子还没送清楚呢。你这会子跑了来，一定有什么

事。”他女儿笑道：“你老人家倒会猜。实对你老人家说，你女婿前儿因多吃了两杯酒，和人分争，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，说他来历不明，告到衙门里，要递解还乡。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议商议，这个情分，求那一个可了事呢？”周瑞家的听了道：“我就知道呢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！你且家去等我，我给林姑娘送了花儿去就回家去。此时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闲儿，你回去等我。这有什么，忙的如此。”女儿听说，便回去了，又说：“妈，好歹快来。”周瑞家的道：“是了。小人儿家没经过什么事，就急得你这样了。”说著。便到黛玉房中去了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又生出一小段来，是荣、宁中常事，亦是阿凤正文，若不如此穿插，直用一送花到底，亦太死板，不是《石头记》笔墨矣。】

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，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呢。【甲戌侧批：妙极！又一花样。此时二玉已隔房矣。】周瑞家的进来笑道：“林姑娘，姨太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带。”宝玉听说，便先问：“什么花儿？拿来给我。”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。【甲戌侧批：瞧他夹写宝玉。】开匣看时，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。【甲戌侧批：此处方一细写花形。】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，【甲戌侧批：妙！看他写黛玉。】便问道：“还是单送我一人的，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？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在黛玉心中，不知有何丘壑。】周瑞家的道：“各位都有了，这两枝是姑娘的了。”黛玉冷笑道：“我就知道，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吾实不知黛卿胸中有何丘壑，在“看一看”上传神。】周瑞家的听了，一声儿不言语。

【甲戌眉批：余阅送花一回，薛姨妈云“宝丫头不喜这些花儿粉儿的”，则谓是宝钗正传。又出阿凤、惜春一段，则又知是阿凤正传。今又到颦儿一段，却又将阿颦之天性，从骨中一写，方知亦系颦儿正传。小说中一笔作两三笔者有之，一事启两事者有之，未有如此恒河沙数之笔也。】宝玉便问道：“周姐姐，你作什么到那边去了。”周瑞家的因说：“太太在那里，因回话去了，姨太太就顺便叫我带来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宝姐姐在家作什么呢？”

怎么这几日也不过这边来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身上不大好呢。”宝玉听了，便和丫头说：“谁去瞧瞧？只说我和林姑娘【甲戌侧批：“和林姑娘”四字着眼。】打发了来请姨太太姐姐安，问姐姐是什么病，现吃什么药。论理我该亲自来的，就说才从学里来，也著了些凉，异日再亲自来看罢。”【甲戌眉批：余观“才从学里来”几句，忽追思昔日情景，可叹！想纨绔小儿，自开口云“学里”，亦如市俗人开口便云“有些小事”，然何尝真有事哉！此掩饰推托之词耳。宝玉若不云“从学房里来凉着”，然则便云“因憨顽时凉着”者哉？写来一笑，继之一叹。】说著，茜雪便答应去了。周瑞家的自去，无话。

原来这周瑞的女婿，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兴，【甲戌侧批：着眼。】近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，故教女人来讨情分。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势利，把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，晚间只求求凤姐儿便完了。

至掌灯时分，凤姐已卸了妆，来见王夫人回话：“今儿甄家【甲戌侧批：又提甄家。】送了来的东西，我已收了。【甲戌侧批：不必细说方妙。】咱们送他的，趁着他家有年下进鲜的船回去，一并都交给他们带了去罢？”王夫人点头。凤姐又道：“临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，派谁送去呢？”【甲戌侧批：阿凤一生尖处。】王夫人道：“你瞧谁闲着，就叫他们去四个女人就是了，又来当什么正经事问我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虚描二事，真真千头万绪，纸上虽一回两回中或有不能写到阿凤之事，然亦有阿凤在彼处手忙心忙矣，观此回可知。】凤姐又笑道：“今日珍大嫂子来，请我明日过去逛逛，明日倒没有什么事情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有事没事都害不著什么。每常他来请，有我们，你自然不便意，他既不请我们，单请你，可知是他诚心叫你散淡散淡，别辜负了他的心，便有事也该过去才是。”凤姐答应了。当下李纨、迎、探等姐妹们亦来定省毕，各自归房无话。

次日凤姐梳洗了，先回王夫人毕，方来辞贾母。宝玉听了，也要跟了逛去。凤姐只得答应，立等著换了衣服，姐儿两个坐了车，一时进入宁府。早

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，引了多少姬妾丫鬟媳妇等接出仪门。那尤氏一见了凤姐，必先笑嘲一阵，一手携了宝玉同入上房来归坐。秦氏献茶毕，凤姐因说：“你们请我来作什么？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，就快献上来，我还有事呢。”尤氏秦氏未及答话，地下几个姬妾先就笑说：“二奶奶今儿不来就罢，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。”正说著，只见贾蓉进来请安。宝玉因问：“大哥哥今日不在家么？”尤氏道：“出城与老爷请安去了。可是你怪闷的，坐在这里作什么？何不也去逛逛？”

秦氏笑道：“今儿巧，上回宝叔立刻要见的我那兄弟，他今儿也在这里，【甲戌眉批：欲出鲸卿，却先小妯娌闲闲一聚，随笔带出，不见一丝作造。】想在书房里呢，宝叔何不去瞧一瞧？”宝玉听了，即便下炕要走。尤氏、凤姐都忙说：“好生著，忙什么？”一面便吩咐，“好生小心跟着，别委屈着他，倒比不得跟了老太太过来就罢了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“委屈”二字极不通，却是至情，写愚妇至矣！】凤姐说道：“既这么著，何不请进这秦小爷来，我也瞧一瞧。难道我见不得他不成？”尤氏笑道：“罢，罢！可以不必见他，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们，胡打海摔的惯了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卿家“胡打海摔”，不知谁家方珍怜珠惜？此极相矛盾却极入情，盖大家妇人口吻如此。】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惯了，乍见了你这破落户，还被人笑话死了呢。”凤姐笑【甲戌侧批：自负得起。】道：“普天下的人，我不笑话就罢了，竟叫这小孩子笑话我不成？”贾蓉笑道：“不是这话，他生的靛腆，没见过大阵仗儿，婶子见了，没的生气。”凤姐啐道：“他是哪吒，我也要见一见！别放你娘的屁了。再不带我看看，给你一顿好嘴巴。”贾蓉笑嘻嘻的说：“我不敢扭著，就带他来。”【甲戌眉批：此等处写阿凤之放纵，是为后回伏线。】

说著，果然出去带进一个小后生来，较宝玉略瘦些，清眉秀目，粉面朱唇，身材俊俏，举止风流，似在宝玉之上，只是羞羞怯怯，有女儿之态，靛腆含糊，慢向凤姐作揖问好。凤姐喜的先推宝玉，笑道：“比下去了！”

【甲戌侧批：不知从何处想来。】便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，就命他身傍坐了，慢慢的问他年纪读书等事，【甲戌侧批：分明写宝玉，却先偏写阿凤。】方知他学名唤秦钟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设云“情钟”。古诗云：“未嫁先名玉，来时本姓秦。”二语便是此书大纲目、大比托、大讽刺处。】早有凤姐的丫鬟媳妇们见凤姐初会秦钟，并未备得表礼来，遂忙过那边去告诉平儿。平儿知道凤姐与秦氏厚密，虽是小后生家，亦不可太俭，遂自作主意，拿了一匹尺头，两个“状元及第”的小金镞(kè)子，交付与来人送过去。凤姐犹笑说太简薄等语。秦氏等谢毕。一时吃过饭，尤氏、凤姐、秦氏等抹骨牌，不在话下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一人不落，又带出强将手下无弱兵。】

宝玉秦钟二人随便起坐说话。【甲戌侧批：淡淡写来。】那宝玉只一见了秦钟的人品出众，心中便有所失，痴了半日，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，乃自思道：“天下竟有这等人物！如今看来，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。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，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，早得与他交结，也不枉生了一世。我虽如此比他尊贵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这一句不是宝玉本意中语，却是古今历来膏粱纨绔之意。】可知锦绣纱罗，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；美酒羊羔，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。‘富贵’二字，不料遭我荼毒了！”

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一段痴情，翻“贤贤易色”一句筋斗，使此后朋友中无复再敢假谈道义，虚论情常。蒙侧批：此是作者一大发泄处。】秦钟自见了宝玉形容出众，举止不浮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“不浮”二字妙，秦卿目中所取正在此。】更兼金冠绣服，骄婢侈童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这二句是贬，不是奖。此八字遮饰过多少魑魅纨绔秦卿目中所鄙者。】秦钟心中亦自思道：

“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爱他。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，不能与他耳鬓交接，可知‘贫富’二字限人，亦世间之大不快事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“贫富”二字中，失却多少英雄朋友！蒙侧批：总是作者大发泄处，借此以伸多少不乐。】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作者又欲瞒过众人。】

忽又【甲戌双行夹批：二字写小儿得神。】宝玉问他读什么书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宝玉问读书，亦想不到之大奇事。】秦钟见问，便因实而答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四字普天下朋友来看。】二人你言我语，十来句后，越觉亲密起来。

一时摆上茶果，宝玉便说：“我两个又不吃酒，把果子摆在里间小炕上，我们那里坐去，省得闹你们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眼见得二人一身一体矣。】于是二人进里间来吃茶。秦氏一面张罗与凤姐摆酒果，一面忙进来嘱宝玉道：“宝叔，你侄儿倘或言语不防头，你千万看着我，不要理他。他虽腴腆，却性子左强，不大随和些是有的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实写秦钟，又映宝玉。】宝玉笑道：“你去罢，我知道了。”秦氏又嘱了他兄弟一回，方去陪凤姐。

一时凤姐尤氏又打发人来问宝玉：“要吃什么，外面有，只管要去。”宝玉只答应着，也无心在饮食上，只问秦钟近日家务等事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宝玉问读书已奇，今又问家务，岂不更奇？】秦钟因说：“业师于去年病故，家父又年纪老迈，残疾在身，公务繁冗，因此尚未议及再延师一事，目下不过在家温习旧课而已。再读书一事，必须有一二知己为伴，时常大家讨论，才能进益。”宝玉不待说完，便答道：“正是呢，我们却有个家塾，合族中有不能延师的，便可入塾读书，子弟们中亦有亲戚在内可以附读。我因业师上年回家去了，也现荒废著呢。家父之意，亦欲暂送我去温习旧书，待明年业师上来，再各自在家里读。家祖母因说：一则家学里之子弟太多，生恐大家淘气，反不好，二则也因我病了几天，遂暂且耽搁著。如此说来，尊翁如今也为此事悬心。今日回去，何不禀明，就往我们敝塾中来，我亦相伴，彼此有益，岂不是好事？”秦钟笑道：【甲戌眉批：真是可儿之弟。】“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师一事，也曾提起这里的义学倒好，原要来和这里的亲翁商议引荐。因这里又事忙，不便为这点小事来聒絮的。宝叔果然度小侄或可磨墨涤砚，何不速速的作成，【甲戌眉批：真是可卿之弟。】又彼此不

致荒废，又可以常相谈聚，又可以慰父母之心，又可以得朋友之乐，岂不是美事？”宝玉道：“放心，放心。咱们回来告诉你姐夫、姐姐和琏二嫂子。你今日回家就禀明令尊，我回去再禀明祖母，再无不速成之理。”二人计议一定。那天气已是掌灯时候，出来又看他们顽了一回牌。算帐时，却又是秦氏、尤氏二人输了戏酒的东道，【甲戌侧批：自然是二人输。】言定后日吃这东道，一面就叫送饭。

吃毕晚饭，因天黑了，尤氏说：“先派两个小子送了这秦相公家去。”媳妇们传出去半日，秦钟告辞起身。尤氏问：“派了谁送去？”媳妇们回说：“外头派了焦大，谁知焦大醉了，又骂呢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可见骂非一次矣。】尤氏、秦氏都说道：“偏又派他作什么！放著这些小子们，那一个派不得？偏要惹他去。”【甲戌侧批：便奇。】凤姐道：“我成日家说你太软弱了，纵的家里人这样还了得了。”尤氏叹道：“你难道不知这焦大的？连老爷都不理他的，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。只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，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，得了命，自己挨着饿，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。两日没得水，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，他自己喝马溺。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，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，如今谁肯难为他去。他自己又老了，又不顾体面，一味吃酒，吃醉了，无人不骂。我常说给管事的，不要派他差事，全当一个死的就完了。今儿又派了他。”【蒙侧批：有此功劳，实不可轻易摧折，亦当处之道，厚其赡养，尊其等次。送人回家，原非酬功之事。所谓汉之功臣不得保其首领者，我知之矣。】凤姐道：“我何曾不知这焦大。倒是你们没主意，有这样的，何不打发他远远的庄子上去就完了。”【甲戌眉批：这是为后协理宁国伏线。】说著，因问：“我们的车可齐备了？”地下众人都应道：“伺候齐了。”

凤姐起身告辞，和宝玉携手同行。尤氏等送至大厅，只见灯烛辉煌，众小厮在丹墀侍立。那焦大又恃贾珍不在家，即在家亦不好怎样他，更可以任意洒落洒落。因趁著酒兴，先骂大总管赖二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记清，荣府

中则是赖大，又故意综错的妙。】说他不公道，欺软怕硬：“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，象这等黑更半夜送人的事，就派我。没良心的王八羔子！瞎充管家！你也不想想，焦大太爷跷跷脚，比你的头还高呢。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？别说你们这把子的杂种王八羔子们！”

正骂的兴头上，贾蓉送凤姐的车出去，众人喝他不听，贾蓉忍不得，便骂了他两句，使人捆起来，“等明日酒醒了，问他还寻死不寻死了！”那焦大那里把贾蓉放在眼里，反大叫起来，赶着贾蓉叫：“蓉哥儿，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。别说你这样儿的，就是你爹，你爷爷，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！不是焦大一个人，你们就做官儿，享荣华，受富贵？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，到如今了，不报我的恩，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。【甲戌侧批：忽接此焦大一段，真可惊心骇目，一字化一泪，一泪化一血珠。】不和我说别的还可，若再说别的，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！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是醉人口中文法。一段借醉奴口角闲闲补出宁荣往事近故，特为天下世家一笑。】凤姐在车上说与贾蓉道：“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！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？倘或亲友知道了，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，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。”贾蓉答应“是”。

众小厮见他太撒野了，只得上来几个，揪翻捆倒，拖往马圈里去。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，乱嚷乱叫说：“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！每日家偷狗戏鸡，爬灰的爬灰，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，我什么不知道？咱们‘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’！”【甲戌眉批：“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”以二句批是段，聊慰石兄。】【蒙侧批：放笔痛骂一回，富贵之家，每罹此祸。】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，唬的魂飞魄散，也不顾别的了，便把他捆起来，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。

凤姐和贾蓉等也遥遥的闻得，便都装作没听见。宝玉在车上见这般醉闹，倒也有趣，因问凤姐道：“姐姐，你听他说‘爬灰的爬灰’，什么是

‘爬灰’？”【蒙侧批：暗伏后来史湘云之问<sup>[1]</sup>。】凤姐听了，连忙立眉嗔目断喝道：“少胡说！那是醉汉嘴里混心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不说没听见，还倒细问！等我回去回了太太，仔细捶你不捶你！”唬的宝玉忙央告道：“好姐姐，我再不敢了。”凤姐亦忙回色哄道：“这才是呢。等到了家，咱们回了老太太，打发你同秦家侄儿学里念书去要紧。”说著，却自回往荣府而来。正是：

不因俊俏难为友，正为风流始读书。【甲戌侧批：原来不读书即蠢物矣。】